

薛瑞兆 編著

全代藝文叙錄

上

中華書局



薛瑞兆 編著

金代藝文叙錄
上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金代藝文叙錄/薛瑞兆編著. —北京:中華書局,2014. 10
ISBN 978-7-101-10107-2

I. ①金… II. ①薛… III. ①藝文志-研究-中國-
金代 IV. ①Z812.464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4)第 080480 號

責任編輯:張 耕

金代藝文叙錄

(全二冊)

薛瑞兆 編著

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51 印張·4 插頁·1300 千字

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:1-2000 冊 定價:198.00 元

ISBN 978-7-101-10107-2

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

本項目榮獲國家社會科學研究基金、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金、黑龍江省社會科學研究基金資助，謹此致謝。

——
著者

自序

這部《金代藝文敘錄》是我重返院校執教以來完成的基金資助項目。所謂藝文，亦作經籍，指百科群書。如將一代圖書典籍區分類例，彙編成卷，稱之藝文志，始於班固《漢書》。入清後，一些學者鑒於《金史》缺志藝文，遂紛紛補修，有開創之功，也留下了教訓。如此之志，看似簡單，甚至枯燥，却是瞭解那段歷史的重要基礎。如去除表層浮土，深入挖掘，就會發現那些書目後面隱藏的一個個令人或振奮或感傷的故事，並由此展現一代文化的獨特燦爛畫卷。因此，以一代藝文作為研究對象，我以為應當遵循以下原則：

一、將藝文置於當時社會文化的發展之中，深入揭示它的興衰及原因，使著錄的信息具有思維嚴謹的邏輯性；

二、全面釐清藝文同其所涉人物、事件與制度的種種關係，考察盡量周詳，使著錄的信息呈現視野寬闊的系統性；

三、以書目與著者結合的個案研究為基礎，杜絕似是而非，使著錄的信息達到細節的準確性。然而，由於一代藝文包羅萬象，極為複雜，而自身的理論修養、知識儲備或有不足，結果不甚令人滿意。儘管如此，我為有機會在這個領域留下自己步履艱難的探索足跡而感到欣慰，因為已經

盡力了。

薛瑞兆

二〇一一年十二月於哈爾濱

凡例

一、本項目包括「金代藝文敘論」、「金代藝文敘錄」、「金代藝文考訂」、「金代藝文新編」及「附錄」等，相輔相成，體例各異。

二、本項目敘錄部分，分爲女真、士林、醫學、佛教、道教及附錄等類別。每部分先冠以序引，概括有關歷史背景及藝文狀況，然後著錄作者與書目，以作者爲經，書目爲緯，逐一考訂。

三、本項目所收斷限，自金太祖收國元年至金哀宗天興三年。易代之際，由遼、宋入金者，凡有著述，一併輯入，如遼之韓昉、宋之宇文虛中等。金亡後，以遺民自居，或入元雖仕而在金已名聲藉藉，所著亦酌情輯入，如元好問、楊奐、李俊民、李治、杜仁傑等。

四、本項目所收書目一律說明存佚，未標「存」者歸入「佚」。引用文獻均注明年代、作者、書名、卷數、篇目、版本及頁碼。如著者與書目出處相同，則注一處。

五、本項目於僞金書目，不存疑著錄，如「張師顏」《南遷錄》、「元好問」《續古今考》等。

六、本項目著者小傳，一般包括姓名字號、籍里科第、仕履封贈、交遊生卒、名家評語等。如取自《金史》、《中州集》等，則扼要概括；比較罕見者，能詳則詳，以提供更多信息。凡涉疑難，略加考證；因讀書不到，亦告以待考。

七、本項目所涉著者鄉貫，一般採用原歷史地名，並加括號注以現今相應地名。個別古稱俗

名，或加注說明。一些比較籠統的記載，如吳人、燕人、陝人等，不注。至於女真人鄉貫，比較複雜，多爲當時漢語音譯，時代久遠，且限於資料，難以鑒別，如夾谷衡「山東西路三土猛安（今山東東平縣）人」，僅注「山東西路」治所，而未注「三土猛安」，僅供參考。

八、本項目所收書目儘量附以原著序跋，一般以通行易見版本爲主。如個別文字明顯訛誤脫漏，逕自補正，不出校記。

九、本項目以著者生卒年爲序，參考其登第、仕履、交遊、著述等有關年代編次。一無可考者，或列於各類卷末。

十、本項目於一人多集者，如當時已編爲總集，則諸集同時著錄，如郝大通《太古集》及《周易參同契》、王若虛《滹南遺老集》及《滹南詩話》、《論語辨惑》等。

十一、本項目「金代藝文新編」歸入「醫家」、「釋家」、「道家」者，按書隨人走、人以類分的原則編輯。如王翼以著《素問疑難注》、《本草歌括》、《傷寒歌括》而定爲醫家，雖有《算術》、《王輔之文集》，不再另入「算術類」、「集部類」。

十二、本項目於元及其後輯錄的有關金代文獻匯編，不予著錄。如元房祺《河汾諸老詩集》、清張金吾《金文最》等。

十三、本項目所涉各朝年號，如論述中交錯互見，則金之年號加括號注明相應宋之年號，反之亦然。金亡之際及蒙古時期文獻，一般以干支紀年，注以當朝帝王年次及公元紀年。

十四、本項目著錄一代文獻書目，涉及問題廣泛，凡藉助前輩時賢研究成果，一律說明來源。
十五、本項目各章體例不同，引用文獻注釋亦有別。凡引錄書目序跋，一般於文末加括號注明出處，其餘則於當頁欄下加注。

目錄

自序

凡例

第一章 金代藝文敘論

第一節 金代藝文的文化特徵

一 金代藝文的創新精神

二 金代藝文的正統意識

三 金代藝文的歷史局限

第二節 金代藝文的歷史淵源

一 渤海文化

二 契丹文化

三 北宋文化

第三節 金代城鎮文明的發展

一 以上京爲代表的東北城鎮迅速崛起

二 以中都爲中心的北方文明空前進步

第四節 金代板刻印刷的繁榮

一 金代刻書地所

二 金代刻書內容

三 金代刻書條件

第五節 金與南宋的藝文交流

一 南北藝文交流的形式

二 南北藝文交流的內容

第六節 金代社會的藏書風尚

一 金代的藏書機構

二 金代的藏書文化

第七節 金代藝文的歷史遭遇

一 金末喪亂重創了一代藝文

二 元明兩代肆意竊取金人著述

三 封建正統意識抑制了金代文獻的

傳播	二〇八	第三章 金代藝文校訂	一三九一
第二章 金代藝文敘錄	二一三	第四章 金代藝文新編	一四六三
第一節 女真藝文	二一三	附錄	一五二五
一 女真文字的創立	二一三	一 現存金代藝文書目	一五二五
二 女真文字的應用	二一八	二 現存金代版刻書目	一五四二
三 女真文字的衰落	二二八	三 兩宋涉金藝文書目	一五五一
附錄一 明代女真字譯著	二七六	四 金代藝文實物圖影	一五七四
附錄二 朝鮮女真字譯著	二七七	五 參考書目版本備覽	一五八五
附錄三 現存女真字文獻及研究	二七八	後記	
第二節 士林藝文	二九三	金代藝文著者索引	
第三節 醫學藝文	九一一	金代藝文書名索引	
第四節 佛教藝文	一〇四二		
第五節 道教藝文	一一一四		
附錄 兩宋涉金藝文	一二四七		

第一章 金代藝文敘論

第一節 金代藝文的文化特徵

金代文化以中原傳統封建文化爲基礎，融入北方少數民族的風習，由此涵養了一代風流人物，也造就了一代燦爛藝文。《金史》卷一二五《文藝傳序》云：

太祖既興，得遼舊人用之，使介往復，其言已文。太宗繼統，乃行選舉之法，及伐宋，取汴經籍，宋士多歸之。熙宗款謁先聖，北面如弟子禮。世宗章宗之世，儒風丕變，庠序日盛，士繇科第位至宰輔者接踵。當時儒者雖無專門名家之學，然而朝廷典策、鄰國命書，燦然有可觀者矣。金用武得國，無以異於遼，而一代製作能自樹立唐、宋之間，有非遼世所及，以文而不以武也。

一 金代藝文的創新精神

女真在部落社會的基礎上建立起一代封建王朝，較少思想禁忌，注重實用，從而激發了人們的探索熱情。因此，不唯傳統、敢於創新，成爲那個時代的社會風氣。

一、數學研究成果卓著。金代兩修天文曆法，比較先進，與當時社會具有良好的數學氛圍有關。如義州耶律履^①、女真僕散忠義^②、真定韓孝彥與韓道昭父子^③、樂平楊雲翼^④、易州麻九疇^⑤、房山劉伯熙^⑥、宿州武禎等等^⑦，俱見涉足數學，造詣精通。同時，也推出了一批卓越的數學研究成果，如李文一的《照膽》；石道信的《鈐經》；劉汝諧的《如積釋鎖》；「絳人元裕細草之，後人始知有天元也」^⑧。天元，指北宋以來形成的天元方程法，以天元設定未知數，相當於現代「設 x 爲某某」，先立「元」、後列「式」，以適應方程運算的需要；細草，即通過設問和演算來闡述天元

① 《金史》卷九五《移刺履傳》，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，第二二〇一頁。

② 《金史》卷八七《僕散忠義傳》，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，第一九三五頁。

③ 金韓道升《重編改併五音篇序》，見金韓道昭《重編改併五音篇》卷首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。

④ 《金史》卷一一〇《楊雲翼傳》，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，第二四二一頁。

⑤ 《金史》卷一二六《文藝傳》，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，第二七四〇頁。

⑥ 元郝經《陵川集》卷三五《房山先生墓銘》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。

⑦ 《金史》卷三三《方伎傳》謂武禎「深數學」，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，第二八一四頁。

⑧ 元祖頤《四元玉鑒後序》，見元朱世傑《四元玉鑒》卷末，宛委別藏本，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。今按元裕，當作元裕之，即元好問，忻州人。所謂絳人，或記誤，或筆誤。

術原理。其中，李治集諸家之大成^①，先後完成了《測圓海鏡》、《益古演段》，把以「天元術」為標誌的數學研究推向當時世界的高峰。

二、醫學開創了百家爭鳴局面。金代醫家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，破除了彌漫已久的因循守舊習氣，以新的思維探索理論研究與臨床實踐中的諸多矛盾問題，建立起適應社會需要的辨證施治理論與方法。如劉完素的「火熱論」、張元素的「臟腑辨證論」、張從正的「攻邪論」、李杲的「脾胃論」、王好古的「陰證論」等，競創新說，各樹一幟，開創了中醫藥學領域百家爭鳴的局面，即所謂「醫之門戶分於金元」^②。這對中醫理論的發展起到推動作用，迄今仍具積極的啟發意義。相比之下，南方醫家卻把功夫下在詮釋經典上，沉潛於篩選與套用局方。蒙古統一南北後，在北方醫學

① 清施國祁《吉貝居雜記》：「遺山集《寄庵碑》：先生子男三人，長曰澈，方山抽分家治官，劉出也；次曰治，自幼有文章重名，正大中收世科，徵事郎高陵主簿，王出也；次曰滋，崔出也。按碑文，兄澈弟滋，則仁卿名「治」無疑者，且與字義正合。自此碑外，所見諸書無不作「治」者，不知其說自何始。考仁卿生於大定二十年庚子，至正大七年庚寅登收世科，已五十有一歲矣。同榜自詞賦李塘、經義孟德淵外，有劉從禹虞卿、孟攀鱗駕之、任亨甫嘉言、龐漢茂宏，見於記序碑文者數人。金亡北渡，能以道德文章確然自守，至老不衰。且觀其中統拜職後，與翰林諸公書云：「翰林非病叟所處，寵祿非庸夫所食，官謫可畏，幸而得斂跡深山，木石與居，鹿豕與遊，斯亦老朽無用者之所便。」其本意大可見矣。蓋在金則為收世科之後勁，入元則占改麻之先機，生則與王溥南、李莊靖同為一代之遺民，死則與楊文獻、趙閑閑並列四賢祠祀，而後人不察，錯稱其名。吁！可悲已。余曰：近刻仁卿所著《測圓海鏡》、《益古衍段》二書，前題為「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」，雖仍舊刻，亦失於改正。」見民國羅振玉《雪堂叢刻》，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〇年，第一冊七〇二頁。

② 清紀昀等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卷一〇三《子部醫家類》，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，第一三二九頁。

的影響下，南方才逐漸趕了上來。

三、諸宮調講唱空前繁榮。金代前期的《劉知遠》已應用「纏令」，金代中期的《西廂記》則更爲普遍，標誌北曲構套形式成熟了。北曲包括「小令」與「纏令」。小令亦名「葉兒」；纏令後來稱「套數」，是由同一宮調內的若干小令聯綴而成，有引子、尾聲。「諸宮調」集合不同宮調的套曲敷演傳奇故事，爲院本向北曲雜劇蛻變提供了經驗。金代後期，一些社會名流也染指於此，如商道嘗改編南宋張五牛的《雙漸蘇卿》。而《劉知遠》與《西廂記》作爲中國文藝發展史僅存的諸宮調作品，具有不可替代的藝術價值與文獻價值。

四、北曲雜劇乘勢崛起。北曲雜劇是院本與諸宮調結合而發展形成的。金院本即金雜劇，元陶宗儀《輟耕錄》記錄的七百多個名目，反映出這種藝術曾經歷過的輝煌。自北宋春秋聖節三大宴，樂次十九盞。伎樂、菜肴隨盞更易，次第而進。盞與伎樂聯在一起時，則離開宴飲而指樂次。其中，有兩「盞」雜劇，分爲前後場，互不相聯。一盞即一場，每場由「兩段」組成。瓦舍演出也如此。入金後，宴外國使，禮數「九盞」。其中，「六、七兩盞雜劇」^①，則是前後之「盞」相聯，連續演出四段。由於每「盞」的時間不長，它的音樂組織應是單一宮調的套曲形式，而一個複雜的故事需要幾個「套曲」來完成，兩盞四段的規制既爲之提供了可能，也受到制約。金代後期，由四段

① 《金史》卷三八《禮志》，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，第八七五頁。

院本或四個宮調套數敷演故事的形式固定下來，催生了北曲雜劇，並成爲它的重要格律之一。

需要強調的是，諸宮調、院本及北曲雜劇等通俗文藝的蓬勃發展，改變了當時文壇的走向。這些敘事樣式被賦予新的生活內容；社會下層的「才人」打破了封建士大夫把持的文壇；市民大眾、鄉村百姓成爲新文藝的欣賞與支持者；那些社會小人物的生活與命運、歡樂與痛苦，既是「才人」的創作源泉，也是文藝作品表現的重要內容，甚至當作正面形象來歌頌。因此，這些新興通俗文藝以突出的歷史貢獻而贏得長久的生命力。

五、語言學與時俱進。宋金時期，漢語文字、音韻等方面的研究也在努力貼近社會生活，以滿足現實的需要。當時，新興通俗文藝使用的白話俗語，及儒、釋、道各以白話俗語傳經授業，以爭取更多的觀衆與信徒，正成爲一種時尚、一場競爭、一股潮流，並在民間形成新的漢語語言體系。邢準、韓孝彥、韓道昭、王文鬱等，相繼推出《增修累音引證群籍玉篇》、《四聲篇海》、《五音集韻》、《改併五音集韻》、《新刊韻略》等優秀著作，無論數量或是質量，都十分可觀。這些學者對字書編纂、音韻改併等發起全面改革，創造出「平水韻」^①，爲漢語言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。

① 自隋《切韻》分韻二六〇部，至金代後期定格爲一百零六部，稱之「平水韻」。金王文鬱的《新刊韻略》是其中的傑出代表。不久，金人張天錫的《草書韻會》問世，彙編金及金以前歷代草書家筆跡，收單字五千五百多，按平水韻「二〇六部」分類，每部以同音字群（小韻）次第。由此可見，品第書法也是按「平水韻」編纂的。

六、北方儒學不唯傳統。金代後期，以朱熹爲代表的南宋理學傳入北方。「趙承旨秉文、麻徵君九疇始聞而知之，於是自稱爲道學門弟子」^①。同時，士人的深層意識也呈現出多元化思維的趨勢。屏山李純甫嘗言：「自莊周後，惟王績、元結、鄭厚與吾。」^②其中，鄭厚「敢爲異論而無忌憚，湯、武、伊、周，至於孟子，皆在所非，或至詆罵」^③。那樣的見解難以爲理學盛行的南宋所容，而傳入北方後卻找到了知音。屏山不滿理學家辟佛，遂著《鳴道集說》，揭發兩宋諸儒陰取浮屠之說「以證吾書」^④，「就伊川（程頤）、橫渠（張載）、晦庵（朱熹）諸人所得者而商略之，毫髮不相貸。且恨不同時，與相詰難也」^⑤。又著《楞嚴外解》、《金剛經別解》等，援儒入佛，宣示理學與佛學在方法論方面的一致性，倡導三教合一。

新思潮自南而北湧動過程中，舊說與新說並陳，良莠雜蕪。北方學者指陳弊陋，有所揚棄，也闡揚精華，有所吸取。金王若虛《論語辨惑序》云：

嘗謂宋儒之議論，不爲無功，而亦不能無罪焉。彼其推明心術之微，剖析義利之辨，而斟酌時

① 元郝經《陵川集》卷二六《太極書院記》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。

② 《歸潛志》卷一，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，第一頁。

③ 《淳南遺老集》卷三《論語辨惑序》，叢書集成初編本，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，第一七頁。

④ 李純甫《諸儒鳴道集序》，見《諸儒鳴道集》卷首，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珍本初編本，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印行。

⑤ 《中州集》卷四《屏山李純甫》，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六二年，第二一九頁。